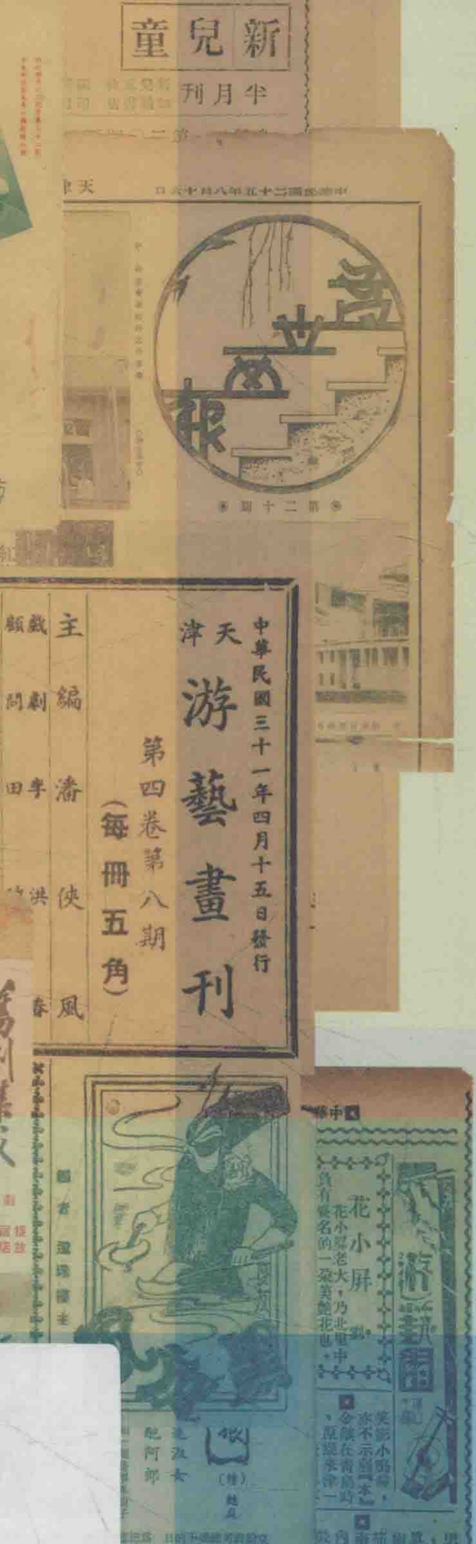

旧报 旧刊 旧连载

倪斯霆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旧报 旧刊 旧连载

倪斯霆 著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报旧刊旧连载/倪斯霆著. 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
ISBN 978-7-5476-1252-1

Ⅰ. ①旧… Ⅱ. ①倪… Ⅲ. ①报刊-研究-中国-民国
Ⅳ. ①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7612号

旧报旧刊旧连载

倪斯霆 著

策划/黄政一　责任编辑/黄涵清　封面设计/李　廉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邮编：200235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订：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625　插页：1　字数：191千字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 978-7-5476-1252-1/I・327
定价：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8538

笔底江湖侠者风

——《旧报旧刊旧连载》序

王振良

在研究天津地方文史的“大咖”中，斯霆先生是我结识较晚的一位。大约是在2009年2月，在筹备“津门论剑——民国北派通俗文学学术讨论会”的过程中，才经由张元卿兄引见觌面。

不过，若从名字的熟悉度来说，斯霆先生又是我很早就认识的一位。20世纪90年代，我还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醉心于中国古代小说史，而触角不知不觉地延伸到民国通俗文学，为此保留过很多《天津日报》和《今晚报》的剪报，其中就有不少斯霆先生的文字。这些剪报散页，至今仍有部分“压箱底”，幸存下来。

与斯霆先生的初次见面，颠覆了我对自己的第六感的自信。一是这家伙还很年轻，年纪尚未“半百”，而且说话嗓门大，措辞无遮拦，喝酒特爽快，很有些“大哥大”的做派和江湖侠者的范儿。让我尤其快意的，是他酒量特好，这就牢固了我们后来交往的基础。二是这家伙人高马大，块头够个儿，看不出来有哪点斯文儒雅。可只要沾上通俗文学的话题，就晓得他装了一肚皮掌故，而且平时缺乏倾泻的对象。而我呢，一般来说少言少语，能够当极好的听众，最多充当个捧哏角色，故此两个人想生出矛盾都难。而在正式见面之前，我脑海中构筑的“倪斯霆先生”的形象，与上面这两点都毫不搭边儿。

与斯霆先生的初次见面，回想起来，又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通过参加“津门论剑”会议，激活了他对天津通俗文学热爱的细胞，重新回归到研究者的阵营；二是有意无意之间助推了《品报》的创办，进而使得天津的通俗文学研究队伍齐整起来，成果也逐渐显露。如果没有斯霆先生这个“民间大腕”的存在，很难说元卿、顾臻、林鸥和我敢毅然扯起一面《品报》的小旗子，因为当初我们就都很明白，这事不能纯粹依靠学院派，民间的力量才是根本依托。当然话还得说回来，前述两个所谓的后果可都是十分积极的，这也可以算是斯霆先生对通俗文学研究的特别贡献。

回顾新时期天津通俗文学研究的历史，斯霆先生是有一席之地的，谁都甭想绕开。如果一定要梳理出这个发展脉络，可以说是滥觞于吴云心先生（主要成果见《吴云心文集》），奠基于张赣生先生（主要成果为《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稿》），倪斯霆先生续脉操管呐喊于前，《品报》及其作者群继起遥相呼应于后。而在这一递嬗过程中，除了起到重要穿针引线作用的宫以仁先生，倪斯霆先生无疑是承前启后的最突出实践者。斯霆先生的父亲倪钟之前辈，是全国著名曲艺史家，笔耕不辍，著作累身。应该是受这种家学影响，斯霆先生很早就对“俗玩意儿”有着特殊的亲近感，十几岁时就从游于吴、张两位夫子之门，耳濡目染之下，对天津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钟情有加。这让他以后的笔底江湖显得多姿多彩。1997年至1998年间，斯霆先生在《通俗文学评论》分三期连载了《民国时期天津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史话》这一长文，一举奠定了其以后的研究基础。而在此前后，他大量地给报纸撰写有关文章，对天津通俗文学研究不断进行开拓和深化。稍微有些遗憾的是，新世纪来临之后，斯霆先生成为《书报文摘》的总编辑，繁忙的编务加上世俗的“诱惑”，迫使他放弃所爱，淡出江湖，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不再摆弄这类文字。一位经常披露文坛报海掌故的作者突然疏离报纸，这种突变后来竟造成了研究者的误会，斯霆先生本人也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此付出“性命之代价”——换来一顶“已故民国老报人”的“帽子”。这一“不幸事件”,发生在天津市国学研究会的某次年会上。其时我恰好忝为相关文章的点评人,因此及时对这顶送错的“帽子”进行纠偏。可惜那位学者后来正式出版著作时,仍旧坚持了“已故”的说法。对此,斯霆先生只能付诸一笑,我们若干帮闲者也就顺坡下驴,权将此当作新掌故来看待了。也幸好是印成了白纸黑字,给我亲历的这个段子留下佐证,确凿表明这故事(也可说是事故)并非出于我的杜撰或者演绎。

斯霆先生“息影江湖”的十来年,也可以说是蓄势待发的十来年。虽然他不再挥洒有关文字,但资料搜集却一直坚持不懈。也就是说,他从未放弃对通俗文学的爱恋。斯霆先生的家中,与其他很多藏书者一样,自然也是满壁皆书,满地皆书,满床皆书……当然,书里还掺杂着与通俗小说关系密切的报纸和刊物等。为了查找所存资料,斯霆先生还特意添置了“三宗宝”——铁梯子、老花镜、望远镜。铁梯子最好理解,书房里摆上此物,利于攀爬登高,不稀奇;老花镜也说得通,斯霆先生年未半百就有些花了眼;而望远镜呢,据云是用来寻觅书架上层之藏品的。可惜了,书架顶天立地,他个头那么大,眼界那么高,愣是不够用……至于老花镜和望远镜是否曾叠加使用,这一点我倒没问起过。

斯霆先生的资料累积,除了早年狠泡图书馆以及与前辈交游,主要是靠逛书摊搜罗。进步道、八里台、三宫、古文化街,还有狮子林桥下的海河右岸,这些不断变换的天津淘书人乐园,一直晃动着他高高大大的身影。每逢周末的旧书集市,斯霆先生是雷打不动,必定要现身的,“有枣没枣”都要插上一竿子。为此,他与另两位常逛书摊的文史学者由国庆、侯福志,被朋友们调侃为海河书摊的“油泥猴”。

在相忘于江湖的十来年时间里,我们可以想见,斯霆先生是极为孤寂的。至于淡出江湖的缘由,除了忙于编报等公务,我觉得还

有另外一重因素。虽然从来没有听到过斯霆先生的自述，但是吴云心、张赣生两位夫子的离去，我想对于他是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的——随着前贤“拉力”的失去，斯霆先生的写作热情也渐渐消歇。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一批天津通俗文学研究爱好者的日益显露，以及《品报》民间学术群体的形成，他在后来者的“推力”之下，才又重新激发动能，终于以2009年“津门论剑”会议的召开为契机，执笔挥剑，重出江湖，并迅速大放光彩：2010年，《旧人旧事旧小说》出版；2012年，《旧文旧史旧版本》出版；2014年，《还珠楼主前传》出版；2017年，自然就是现在这本《旧报旧刊旧连载》了……

斯霆先生的学术思路略偏重于宏观，在史料钩沉考据的基础上，特别乐于对作家作品作整体评判。用其密友、也是文史学者罗文华先生的戏谑说法，就是“爱搭大架子”。而正规些的学术表述，则可称为具有“史家眼光”。作为旁观者，平心而论，斯霆先生的一些“大架子”，固然囿于基础资料有些似可商榷，但整体来说，其“眼光”还是多富洞见并经得住检验的。这恐怕也是得益于家学——他父亲就是曲艺史家啊！反观斯霆先生的微观考据，其实也是功夫了得的，比如关于对还珠楼主来津时间的考察，关于对白羽第一部武侠小说的订正，关于对刘云若之天津风俗描写的体悟等，绝对是“三脚猫”式门外汉所无法胜任的。

斯霆先生与夫人都属牛，因此其书斋号称“双牛堂”。不过与其父钟之前辈的勤奋多产相比，斯霆先生只能说是一头“懒牛”。他的这几部书，除了出版社编辑的不断“督促”，周围的一帮小兄弟也是出了力气的——不是帮他查找资料录入文稿，而是每次见面均要“催逼”进度。幸好斯霆先生资料多、思路清，加上身体好、有蛮力，每每被督促催逼得急了，就会摒弃一切世俗杂务，集中个把月的时间日夜赶写，一部书稿随之就能杀青了……

斯霆先生已出诸书的写作过程，是我根据片段信息推理而来

的，但是我相信这推理的成立。如今，随着《旧人旧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旧报旧刊旧连载》这“九旧”写作目标的最终完成，《天津通俗小说史》也当呼之欲出了！当然，斯霆先生的疏懒恐怕还是难改，这也就仍需我们这些小兄弟“拿起鞭子”。大家肯定不好意思真的抽打他，那这“懒牛”就需要自策了！

2016年12月5日写定于沽上四平轩

目录

笔底江湖侠者风　王振良　1
——《旧报旧刊旧连载》序

说前尘往事，解内幕秘闻

毛泽东为何要向毛岸英等推荐《峨眉剑侠传》　3
——兼论毛泽东的“通俗小说情结”

“重写文学史”背景下的通俗小说入史问题　10
——兼论现代通俗文学研究南北两团队的历史与现状

沦陷时期天津报业沉浮记　16
——兼谈1937—1945年天津报载小说之状况

天津沦陷后，四个报人的联手抗战　39
——诞生在租界里的《高仲明纪事报》秘密出版纪实

面对日军劝降，两位报馆主人的凛然悲歌　51
——记以身殉报的《益世报》经理生保堂与《新天津报》社长刘髯公

吴云心将《益世报》副刊《语林》办成北方“左联”阵地　59
——以“左翼”作家王余杞及其长篇小说《海河汩汩流》为例

“还珠楼主”笔名寓意及出现时间考辨 75
——兼谈还珠楼主的“灵肉异趋论”

“纸上江湖”背后的另面白羽 93
——民国社会武侠小说大师白羽生平新探

可作为武林教材的郑证因技击小说 120
——兼解郑证因与白羽首次“分手”内幕

刘云若用小说回目写新闻 125
——《北洋画报》首创《大小事演义》专栏

《北洋画报》上的“愚人”报道 129
——民国报刊追求“欧化”与“趣味性”例举

被“追认”主题的《雷雨》是怎样写成的 134
——浅论曹禺剧作中的“主题追认”与“主题先行”

新中国成立前后阿英在天津领导文艺工作始末 139
——《星报》：诞生在天津的新中国第一张文艺小报

“双牛堂”藏民国旧报旧刊典故录

《天风报》因连载刘云若与还珠楼主长篇处女作而成“名报” 175

以通俗小说连载著称的《新天津画报》 183

《庸报》连载《十二金钱镖》让白羽“扬名立蔓” 188

专以评书连载取悦读者的《三津报》 195

著名导演沈浮曾让《国强报》副刊风生水起 200

连载刘云若《歌舞江山》续作的《东亚晨报》 204

以副刊取胜的《天津评报》和以小说连载促销的《天津平报》 209

沦陷时期聚集众多通俗小说“大蔓”的《天津中南报》 214

推出李山野社会小说《红豆相思记》的《天声报》 218

记录沦陷时期平津戏曲状况的《游艺画刊》 222

后记 22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说前尘往事
解内幕秘闻

毛泽东为何要向毛岸英等推荐《峨眉剑侠传》

——兼论毛泽东的“通俗小说情结”

在拙著《还珠楼主前传》一书中，我曾列举了各领域才俊包括领袖人物青睐传主代表作《蜀山剑侠传》的文字。其中写道：“在现当代政治家中，青睐还珠者也是不乏其人。据《中华读书报》《老年日报》所刊文章记载，毛泽东于1941年在给留学苏联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家书中，要他们多读历史及小说类图书，并列有书单，其中便有小说《峨眉剑侠传》。按：细查古今说部名录，均无《峨眉剑侠传》之目，此书名实乃《蜀山剑侠传》之误。201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由中央档案馆编定的‘毛泽东手迹’丛书中，有‘罕见家书’专辑，其中便收有此函，可资佐证。”[①]然而，从日前的最新发现可知，此段文字中断言《峨眉剑侠传》“实乃《蜀山剑侠传》之误”，才是“实乃”错误，而且是“张冠李戴”的大错特错。

此“最新发现”出现在2016年盛夏酷暑的一个周六。那日凌晨，我一如既往地赶往天津海河畔亲水平台旧书集市，刚刚走下高高的石台阶，便在一个书摊前呆傻立住了……对此，当日中午我发在微信“朋友圈”中的“想法”曾有如下记载：“今早淘书有收获，而且收获大大！6:40，一下海河亲水平台石阶，便让我的眼睛直了，

---

① 倪斯霆：《还珠楼主前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5页。

眼镜跌了。一本民国'大达版'的《峨眉剑侠传》赫然入目。此前，我在《还珠楼主前传》和《旧文旧史旧版本》两部书里，都武断地认为，毛泽东在给儿子所列书单中，《峨眉剑侠传》乃是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之笔误，并言世上根本没有《峨眉剑侠传》这本书。此次见到实物，让我又喜又羞。喜者，不但十元拿下，而且纠正了我的错误，端正了我的学风；羞者，给老人家挑错，结果他对了，我错了。毛主席确实伟大，倪斯霆确实渺小。但渺小的我还是有一事不明：当年身在延安的老人家是怎么看到这本既不起眼又'名不见经传'的旧派章回小说的？他为何要将其与《官场现形记》等名著一同推荐给毛岸英等后人看？等我研究出结果再向列位看官汇报。"

然而结果是，我研究至今，仍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结果。

实话实说，在作上述误判时，我还真不是仅凭印象和感觉。倏忽间，从事民国通俗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史料之搜集与研究，已30年有余。在史料占有上，与同门师友相较，也并不逊色，而且在几十年的海淘中，还发现和收入了众多民国通俗小说旧版本及刊有其讯息的旧报旧刊等实物。在考判《峨眉剑侠传》之真伪时，我不但搜检了寒舍所藏各类古今通俗小说书目，而且还核对了当年编写武侠小说辞典时抄录来的国内几家收藏武侠小说颇丰的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在确认均无著录后，方才作出当时认为正确如今被事实证为错误的判定。而且事后我在网上浏览时，还发现了一个"佐证"我错误的例证——2004年10月23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为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官员、学者及商界人士千余人做讲座时，曾说到，他有一次给清华大学学员讲课，"讲完了，有一位提出问题，问我看过武侠小说没有？我说，对不起，要说武侠小说，我看过十万卷以上，这是真的"。"在台湾写武侠小说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都叫我老师。有一次吃饭，都是他们这些人。我说，你们这个武侠小说啊，我都看了，写是乱写，可是我喜欢看。（众笑）我问他们怎么写的？'老师啊，看你的书来写的啊。'我说什

么意思？他们说，你的书写佛写道，我们懂个什么啊，就照你那个样子编出来的。（众笑）此其一。第二，我说你们写小说，有些内容真无聊，那些大侠每一次请客，叫的都是些馆子菜，端上来都是红烧蹄子、樟茶鸭……我说你们一辈子就吃过这一点东西吗？各地有各地的菜嘛！我告诉你，过去有一部旧小说，叫《蜀山剑侠传》，也叫《峨眉剑侠传》，这个人还写了《青城十九侠》。我说他真会写小说，他把各地各样的菜怎么做都写出来，写小说要知识渊博啊！"[①]由此可见，就连"看过十万卷以上"的"老武侠迷"南怀瑾大师，也将《峨眉剑侠传》误判为《蜀山剑侠传》了。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疏漏需要坦白。因我"捡漏"的《峨眉剑侠传》仅是上册，没有版权页，只知道作者是汪景星，出版者为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关于汪景星，我还是略知一二。1991 年编写《中国武侠小说辞典》[②]时，其代表作《鬼魅江湖》词条便是由我撰写。汪氏流传下来的生平史料鲜见，目前仅知其为上世纪 20—40 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武侠小说作家，曾写有长篇武侠小说 20 余部，其内容多涉江湖荒诞不经之事，文学性艺术性均低于同时期南派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顾明道、姚民哀、文公直等人的作品，更遑论与北派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郑证因、朱贞木比较了，充其量也仅是民国武侠小说中的三流作者。对于大达图书供应社，我则知之稍甚，因为寒舍所藏民国南派旧说部由该社刊行者较多，故曾对其有过留意。它是 1900 年创办于上海的广益书局之子公司。广益书局在 1934 年发现了一个新商机，当时在上海以出版文学作品为主的新文化书店首创了"一折八扣书"的制作、销售模式——制作上，将古典文学名著及没有版权的旧小说标点重印，排版密集，不做插图，牛皮纸封面单色印刷，这样制作出

---

① www.360doc.cn/article/3775395-447515026.html。
② 胡文彬主编：《中国武侠小说辞典》，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年。

来的图书因不付稿酬和印工低廉而成本大降；销售上，则是标出高定价再打折，如标价一元的图书打一折便是一角，再打八扣便仅售八分了。这是诞生在当年商业巨埠上海的一个独特的书商"买卖道"。凭借此道，上海新文化书店在短时间内翻印了百余种旧体小说，赚了大钱。孰料此举刺激了上海广益书局的老板魏炳荣，他让子公司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照方吃药"，亦大量制作、销售"一折八扣书"。于是自 1934 年至 1937 年上海沦陷前，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共翻印了旧小说、旧唱本、旧传奇及广益书局自身出版的通俗小说等数百种，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印制粗糙的"一折八扣书"，销售甚巨，流通甚广，被时人称作"大达版"。正是依靠着"汪景星"和"大达图书供应社"这两条线索，我开始上网搜寻。结果发现，"孔夫子"里早有高价出售《峨眉剑侠传》的"只言片语"——由此疏漏造成的恶果，可谓教训深刻。

就目前可见资料可以判定，《峨眉剑侠传》乃汪景星于 1932 年的"病后"之作，1933 年由上海广益书局印行，1935 年再由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翻印成"一折八扣书"倾销。而我所"捡"之"漏"，便是这个"大达版"。据汪氏在该书自序中云："弱冠时随业师远游京兆齐鲁诸地，酒余樽畔，耳濡目染者，多满清一代之故俗遗闻。其中殊与曩昔所读之诸传竟有不爽毫发者，至是始信稗史固非闭户造车而使世人骇怪也。予既信稗史有根据而非杜撰矣，然犹有怀疑而终不敢自觉者，即剑于侠耳。湛卢干将，其锋利稗史俱有记载，飞则未闻也。要离虬髯辈，吾亦

民国"大达"版《峨眉剑侠传》封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